



宋本
春秋左氏傳

七六

5712
1726
9



門口二12
1726
9



春秋經傳集解襄公四第十七

杜氏

盡二十五年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傳無三月己巳杞伯勾卒五同盟。勾古害反。夏邾畀我

來奔無傳。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必利反。葬杞

孝公無傳。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

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

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為楚所納。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

入于曲沃兵敗奔曲沃。據曲沃眾。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曰叛。還戶

關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故八月叔孫豹

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

已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冬十

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名者阿順季氏為

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

禮為鄰國闕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陳侯

如楚朝也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

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慶

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夏屈建從陳侯

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板隊而

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板隊遂

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故書曰惟命

不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晉將嫁女于吳齊

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

隊直類反

則存無義則亡

則存無義則亡

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析星曆反。媵以正反。藩方元反。

也。邑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太夫。對曰：不

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

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知音智。又如字。盈曰：雖然，因子而

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為天所祐。

子無天咎。故可因。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胥午匿盈而飲其衆。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孺子。鳩反。

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

盈。欒盈。

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

之。謝衆之思已。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

以書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

軍。莊子魏絳。獻子魏舒。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愛。趙氏以

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屏薄輕反。韓趙

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

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宣范

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

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程鄭嬖於公。鄭亦

荀氏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樂王鮒官名。

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

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且樂

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

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民柄。將何懼焉？樂氏

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

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強其丈反。王鮒使宣

子墨綰冒經。晉自殺戰還，遂常。墨綰。七雷反。一婦人輦以

如公。恐樂氏有內應，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固宮。

宮之有臺，觀備守者。觀，古喚反。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則欲強取之。則

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

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使鞅

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隋隊。隋，徒果反。隊，直類。

遂超乘。跳上，獻子車。跳，徒彫反。右撫劍，左援帶。劫之。

音袁命驅之出。僕請。請所至。鞅曰：之公。宣子逆諸

階。逆，獻子。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已同心。斐豹

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斐，音非。一芳匪反。樂

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

苟焚丹書。我殺督我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乃出豹

而閉之。閉著門外。著陟略反。督我從之。踰隱而待之。

隱。短牆也。督我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

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鞅曰。

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劔以帥卒。用劔。短兵接敵。欲致死。

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樂。盈也。族曰樂。

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女罪。樂射之不中。

注。屬矢於弦也。射食亦反。則乘槐本中去聲。注之住反。屬之玉反。

免之。字中本。免之。

而覆。欒樂車櫟槐而覆。覆芳服反。櫟音歷。或以戟鉤之斷肘

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欒氏族。斷。

音短。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

右。先驅。前鋒軍。召。召也。申驅。成秩御。莒伯。申鮮虞之

傳。摯為右。申驅。次前軍。傳摯。申鮮虞之子。鮮音僂。曹開御我。晏

父我為右。公御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

為右。貳廣。公副車。廣古曠反。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䟽

為右。左翼曰啓。罷音皮。又音彼。一皮買反。肱。商子車御。侯朝。

桓。跳為右。右翼曰肱。起居反。又音脅。朝如字。一直遙反。跳徒彫反。大

苟焚丹書。我殺督我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

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乃出豹

而閉之閉著門外。著陟略反。督我從之。踰隱而待之

隱。短牆也。督我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

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簡乘登也。宣子謂鞅曰。

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劔以帥卒用劔。短兵接敵。欲致死。

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樂。盈也。曰樂

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捨女罪。樂射之不中。

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射。食亦反。屬。之玉反。則乘槐本

而覆欒樂車櫟槐而覆。覆。芳服反。櫟。音歷。或以戟鉤之斷肘

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欒氏族。斷

音短。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

右先驅。前鋒軍。召。上照反。申驅。成秩御。莒伯。申鮮虞之

傳。摯為右申驅。次前軍。傳。摯。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

父戎為右公御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

為右貳。廣。公副車。廣。古曠反。啓。牢。成御。襄。罷師。狼。遽。䟽

為右左翼曰啓。罷。音皮。又音彼。一皮買反。肱。商子車御侯朝。

桓。跳為右右翼曰肱。起。居反。又音脅。朝。如字。一直遙反。跳。徒彫反。大

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

大殿後軍

反夏戶雅反

燭庸之越駟乘

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

莊公廢舊臣任武力

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

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

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

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

文子見崔武子

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

曰將如君

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

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

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說

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

謂君甚而又過之

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不得其死過

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

自抑損

齊侯遂伐

晉取朝歌

朝歌今屬汲郡

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

分兵為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

張武軍於

在河內郡北

熒庭

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

戍郟邵

取晉邑而守之

婢支封少水

封晉尸於少水以為

以報平陰

之役乃還

平陰役在十八年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

之獲晏釐

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釐齊大夫勝音

升。一申證反。虜力之反。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

榆禮也

救盟主。故曰禮。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

悼子欲立之

公彌公鉏悼子紇也。適丁歷反。紇恨發反。

訪於申

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

豐趨退歸盡室將行

申豐季氏屬大夫

他日又訪焉

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

其然猶乃止。止不立。紇

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

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為上賓。飲既獻酒

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

酒樽既新復絜

於鳩反。下同。

既獻酒

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公鉏

獻酬禮畢而

使與之齒

季孫失色

恐公鉏

季氏以公鉏為馬正

馬愠而不出

閔子馬見之

曰子無然

禍福無門

唯人所召

為人子者

患不孝不患

無所

敬共父命

何常之有

若能孝敬

富倍季氏可也

公鉏然之

敬共朝夕

禍甚於

公鉏然之

敬共朝夕

恪居官次

也

季孫喜

使飲已酒

而以具往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盡舍旃

具饗燕之具。舍音捨。

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

左宰

出季氏家。臣仕於公。

孟孫惡臧孫

不相善。惡烏路反。

季孫

愛之

愛其成已志。

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

莊子孟

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騶側留反。好呼報反。羯居竭反。

曰從余言必

為孟孫

孫為孟孫後

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

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

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

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

固自立。若羯立則

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

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

奉羯立于戶側

戶側喪主

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

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

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

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之。

且夫子之命也

遂誣孟孫

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

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

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

我疾疢也

常志相順從。身之害。疢恥刃反。

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

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

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

生我

愈已疾也。

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

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

使我葬。欲為公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

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

之。正夫。遂正。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

攻臧氏。見其有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

奔邾。魯南城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

死。鑄，國。濟北蛇丘縣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

姪。姪，大結。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

弟。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為宣

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

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祖遠

祀。廟為祧。祧，他周反。敢告不弔。不為天紇之罪不及不

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

使為以納請。賈使為遂自為也。為自請臧孫如

防。防，臧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

甲從已。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為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

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

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

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

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

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

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

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

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諸公與季孟於季

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

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

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犯于亦臧孫聞之曰國

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

居音基與音餘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

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

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齊侯還自晉不入

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

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

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

二子齊大夫且于隧

狹路。殖市力反。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

蒲侯氏近莒之邑。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弃命亦君所惡也

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

杞梁即莒人行成

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

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

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

不得與郊弔

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與音預。

齊侯弔諸其

室

傳善婦人有禮

齊侯將為臧紇田

與之田邑臧孫聞之

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齊侯自道伐晉之功。見賢遍反。齊侯絕句。

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

宄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

焉

作起兵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

臧孫知齊

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

仲尼曰知之難也有

臧武仲之知

謂能辟齊禍。知音智。下同。

而不容於魯國

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

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恕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仲孫羯

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

食之。既無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八月癸

巳朔。日有食之。無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

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

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

惡烏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

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

宣子曰。昔勾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

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在夏為御龍氏。

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

南有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

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諸夏盟

之佐。言已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

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

立。謂不廢絕。

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黃

堯舜。

其次有立功，禹

其次有立言，史佚。周

任。臧文

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

守宗祊，祊。廟門。

初。布彭反。

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

大者，不可謂不朽。

傳善穆叔之知言。

范宣子為政，諸

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

書於子西，以告宣子。

寓。寄也。

曰：子為晉國，四鄰

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

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

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

貳。離也。長。丁丈反。

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

賴。恃用之。

諸侯貳，則晉國壞。

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

沒沒。沈滅之言。沒如字。

一音妹。

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

德須令名以遠聞。

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

之基。有令德也夫。

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

並音洛。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大詩。

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女音汝。怨思以明德。則

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

子子實生我。無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

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

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

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

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

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孟孝

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夏。楚子為舟師

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為下

吳召舒鳩起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

使蘧啓彊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彊其反。齊

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遠啓彊。陳文子

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

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戢。側立反。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

使陳無宇從遠啓彊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

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

取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黔。其廉反。又其今反。取側

留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無字乞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躒。

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反又音洛。鄭人卜宛射大吉。

射犬。鄭公孫。反又音洛。鄭人卜宛射大吉。宛於元反。射食。

亦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等也。欲使卑下之。大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

也。言在已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

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部。蒲口反。又扶苟反。婁。路口反。又力侯反。

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骼輔躒。幄。帳也。既食而

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後食。音嗣。廣。古曠反。已

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

轉而鼓琴。轉。衣裝。轉。張戀反。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

不告而馳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

收禽挾囚。禽。獲也。橐。古。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

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

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

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

曰公孫之亟也

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楚子自棘澤

還使遠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傳言齊楚固相結也。

吳人

為楚舟師之役故

在此年夏。為于僞反。

召舒鳩人舒

鳩人叛楚

舒鳩。楚屬國。召欲與共伐楚。

楚子師于荒浦

舒鳩地。

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

二子。楚大夫。

舒鳩

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

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

今尹遠子馮。

彼告不叛且

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

其卒

卒。終也。

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

辭有庸乃還

彼無辭。我有功。為明年楚滅舒鳩傳。

陳人復討慶

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言宜咎所以稱名。

齊人城邾

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鬪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邾古洽反。穆

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

晉侯嬖程鄭

使佐下軍

代欒盈也。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揮。子羽也。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

問自降下之道。

子羽不

能對歸以語然明

然明。駸蔑。語。反駸子公反。

然明日

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

得其階道也猶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言易知且夫

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

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為明年

程鄭卒張本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

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

故書臣罪。崔杼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

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

之無譏釋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

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一日。經誤。重直龍反。公至自會。衛

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愍衛失國。使衛分之一邑。

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楚屈建帥師滅舒

鳩。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猶未服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

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遏音頰。又音謁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

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

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

志在弑君。孟不

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

不為寇害。使

民不嚴。

欲得民心。

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徒。空也。

齊棠

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

棠公。齊棠邑大夫。

東郭偃臣

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

美之。

美其色也。

使偃取之。

為己取也。

取。如字。又七住反。

偃曰。男

女辨姓。

辨別也。

今君出自丁。

齊丁公。崔杼之祖。

臣出自

桓。不可。

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

武子筮之。遇

困。

坎下兌。上困。

之大過。

巽下兌上。

大過。困六三變為大

過。史皆曰吉。

阿崔子。

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

坎為中男。故曰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

風墮。妻不可娶也。

風能墮落。

物者。變而墮落。故曰妻不可娶。

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六三爻辭。

困于石。

往不濟也。

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動。

據于蒺藜。所恃

傷也。

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藜。恃之則傷。

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

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

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

寡婦曰嫠。言棠公已

當此凶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

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

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間

伐晉也。間晉之難。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

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

為崔子間公。同公間隙。說音悅。又如字，為去聲。下同。夏五月，莒

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于，役在二十三年。且音疽。

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乙亥公來。

公問崔子，疾問。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

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拊，芳甫反。侍人賈舉

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重三言。侍人者，別下賈舉。甲

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

廟，弗許。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

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官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

干揆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揆，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

不知他命。干讀曰犴。胡旦反。又如字。揆，側柳反。又子俱反。一音陬。說文：揆，夜戒有所擊也。行去聲。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

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倮、堙，皆死。

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射食亦反。申仲反。隊直類。

反。埋音因。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

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說他活反。申蒯侍

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蒯苦怪反。退謂其宰曰。爾以幣免

也。與之皆死。幣。宰之妻子。反死君之義。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

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駸蔑于平陰。駸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晏子立於

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

乎哉。吾死也。言已與眾。臣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

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

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為干僞反。注

及下。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

之。謂以公義死亡。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

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暱女乙反。任音王。且人

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已非正

卿。見待無異於眾臣。故不得死其難也。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

門啓入而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已股。枕之鳩反。與三

三傳卷之二十一

二十

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

舍之得民也舍置盧蒲癸奔莒王何奔莒莊公

黨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

如成十六年年奔齊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

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還音旋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

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大廟曰所不與

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

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盟書云所不與

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辛巳公與大夫及其辭因自歆歆所治反

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大史書曰崔

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嗣續也并前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

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傳三言亦自有

之罪所以聞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

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下

妻也推如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

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其誰納之

行及弇中將舍弇中狹道嬰曰崔慶

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衆無所用

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枕之鳩反。食馬而食駕而

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

也遂來奔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食馬音嗣。崔氏側莊公于

北郭側瘞埋之。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

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翼喪車之飾諸侯六翼所甲反。不蹕

行人止。下車七乘不以兵甲舊依上公禮九乘。

又有兵甲今皆降損。晉侯濟自泮泮關。會于夷儀伐齊以

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齊人

以莊公說以弒莊公說晉也。說如字。又音悅。使隰鉏請成慶

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男女

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鍾磬之屬。自

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

官所類反。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

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為賂。處守守國者。處守守國者。處守守國者。

者處守守國者。處守守國者。處守守國者。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譏者。使

叔向告於諸侯告齊。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

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

侯使魏舒死没逆衛侯

衛獻公以十四年將奔齊。死於元反。將

其帑以求五鹿

崔杼欲得

陳侯會楚子伐鄭

前在

鄭人怨

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

車七百乘伐陳宵突

陳城

突穿也。

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

欲逃遇司馬桓子曰載余

陳之司馬曰將巡城

不載其母妻下之而授

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

賈獲陳大夫

與

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

雖急猶不欲與男女無別

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

宮與子產親御諸門

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御魚呂反掠音亮

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喪免音問注同使其衆男女別而繫以待

於朝繫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繫而見

陳侯侯執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

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數不將以歸數所主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

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脩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被芳弗反又音廢

刊刊俗字漢字詳解云刊刊字之刊作後世俗字云々

侯使魏舒死没逆衛侯

衛獻公以十四年將奔齊。死於元反。將

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前在

年當陳隧者井埋木刊。

隧徑也。埋塞。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

陳城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

欲逃。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曰。將巡城。不

載公。以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

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

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

宮。與子產親御諸門。

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服。擁社。抱社主。示。使其衆男女別而繫。以待

於朝。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

侯。執。類悲反。一呂執反。承飲。奉觴。示

子美入數俘而出。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

還。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

以明齊亦同盟趙文子為政。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

而重其禮。待以重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

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亡氏反。齊崔慶新得政

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若敬行

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

年晉楚盟于宋傳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之子木。屈

蕩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邲扶必反。廣古曠反。舒鳩人卒叛。前年

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吳人救

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

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與及子木。吳人居

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

也不如速戰。墊，隘也。慮水雨。墊丁念反。請以其私卒誘之。

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為陳。直，覲反。我克則進

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

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

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

二傳卷二十一 二十五

逐五子。至其本。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

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

舒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鄭子產

獻捷于晉。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

朝。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

以服事我先王。闕父。舜之後。當周之與。闕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

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

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

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桓公之亂。蔡人

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

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他。桓公弟。殺

蔡人殺之。欲立其我又與蔡人奉

戴厲公。奉戴猶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

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

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

鄭而也。

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之自

言陳周之甥。桓公之亂。蔡人

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

五父。他。桓公弟。殺

欲立其

奉戴猶

陳莊

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

鄭而也。

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

億。度也。逞。盡也。

我是以有往年之告

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

未獲成命

未得伐陳命。

則有我東門之役

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

當陳

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

大姬之靈。

天誘其衷。啓敝邑心

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

陳知

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

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

辟。誅也。辟。婢。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

方千里。圻。音祈。

列國一同

亦反。方百

自是以衰

衰。差降。初危反。

今大國多數圻矣

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

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

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卿士。

數色主反。下同。

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

晉文。

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

命故也

城濮在僖二十八年。

士莊伯不能詰

士莊伯弱也。復

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

謝晉受其功。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

尼曰。志有之

志。古書。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足。猶成也。

○足將住。反。又。如。字。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

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

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楚。蔣。掩。為。司。馬。為。子。馮。子。

木。使。庀。賦。庀。治。也。匹。婢。反。數。甲。兵。閱。數。甲。午。蔣。掩。

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

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表。淳。鹵。淳。鹵。埒。薄。

輕。其。賦。稅。○淳。音。純。鹵。音。數。疆。潦。疆。界。有。流。

租。入。規。偃。豬。多。少。○偃。於。建。反。一。如。字。町。

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牧。

隰。臯。隰。臯。水。厓。下。濕。井。衍。沃。行。沃。平。美。之。地。

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

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車。籍。馬。

籍。疏。其。毛。色。歲。賦。車。兵。車。兵。徒。兵。卒。步。甲。楯。之。

數。使。器。杖。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治。得。

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

師。之。役。十。四。年。也。門。于。巢。攻。巢。巢。牛。臣。曰。吳。

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

三傳卷一 二二六

射之必殪殪死也。射食亦反。殪於計反。是君也死疆其少

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蔦子之

功也。以與蔦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蔦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

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

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

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

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

蔑。然明名。鷂之然反。語魚據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

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

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

農之有畔言有次。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

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

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

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

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將可乎哉。殆必不

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思其復也。思

行可復。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詩曰：夙

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甯子視君不如

弈棋弈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

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

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春秋經傳集解襄公四第十七

春秋經傳集解襄公五第十八

杜氏

盡二十八年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

別二十五年夷儀會邾古洽反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

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鍼其廉

反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

寫失之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

剽剽匹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行雖未居位林甫專

邑背國猶為叛也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與

不名傳無義例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偃子公會晉人

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期

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澶市延反駁邦角反秋宋

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才何反惡烏路反晉

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未同盟而

赴以名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

歲之成叔向命召行季子負欲使答秦命行人

御侍也當侍猶言當道

畱御御進也言次當行二三云叔向不應

對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

撫劔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

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

負道一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

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暴人蒲卜反御魚呂反

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

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

心競為忠而撫劔拂衣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為善私欲已

王專卷十七

邑背國猶為叛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其位曰復歸名與

不名傳無義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偃子荀

公會晉人

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卿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期

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

澶市延反駁邦角反

秋宋

公殺其世子痤

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才何反惡烏路反 晉

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未同盟而

赴以名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

脩會夷儀

歲之成 叔向命召行人子負

欲使答秦命行人

子朱曰朱也當御

御進也言次當行

二三云叔向不應

子朱怒曰班爵同

同為大夫

何以黜朱於朝

黜退也

撫劔從之

從叔向也

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

之事幸而集

集成

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

負道一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

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

拂衣褰裳也。暴人蒲卜反御魚呂反

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

庶幾於治

吾臣之所爭者

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

謂二子不

心競為忠而撫劔拂衣

不務德而爭善

爭謂所行為善 私欲已

侈能無卑乎

私欲侈則公義廢。侈昌氏反。

衛獻公使子鮮

為復

使為已求反國。鮮辭辭不能。敬妣強命之。敬妣獻公及子鮮之母。強其丈反。

對曰

君無信。臣懼不免。

之

敬妣。獻公及子鮮之母。強其丈反。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

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

喜言

言復國。

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

子鮮賢國。

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

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

妣。止命。

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

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入。

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瑗于眷反。

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

衛大夫。

右宰穀曰。不

可。獲罪於兩君。

前出獻公。今弑剽。

天下誰畜之。

畜猶容也。

畜許六反。

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悼子。

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

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

觀知可還否。

使所吏反。還音環。

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

十二年矣。

淹。久也。

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

也。

言其為人猶如故。夫音扶。

若不巳。死無日矣。

巳。止也。悼

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

亡。於我何為。

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

悼子曰。雖然。弗可

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子二

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

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

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

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

剽無諡故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

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

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剽

而衎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甲午衛侯入書曰

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

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

言道逆者自車指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搖

其頭言衎驕心易生竟音境頷戶感反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

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

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在杼問之公聞文子

答甯喜之言故忿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

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

綫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

出謂行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

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

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衛人侵戚。

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茅氏。戚。

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

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也。遂從衛

師。敗之。圍雍沮。獲殖綽。雍沮。孫氏。

臣復愬于晉。為下晉討。衛張本。鄭伯賞入陳之功。

在前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

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忽名。蓋清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

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

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

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

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

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

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

知國。讓不失禮。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

隆殺八降殺。作ルラ
可トス

所界反

襄三六年

左傳卷十八

四

綫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

出謂行。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

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

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衛人侵戚。

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茅氏。戚。

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

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也。遂從衛

師。敗之。圍雍沮。獲殖綽。雍沮。孫氏。

復愬于晉。為下晉討。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

在前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

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摠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

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

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

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

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

之。二邑。以公固與。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

讓不失禮。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

知國。讓不失禮。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

政。讓不失禮。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

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澶淵會。楚

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

郡。婁如字。徐力俱反。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

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出與楚師戰。

封成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

正於伯州犁。正，曲也。伯州犁曰：「請問

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

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

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

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

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戌怒，抽

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

皇頡成城麋。印董，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

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作辭，令

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董父必不得。為去聲。

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

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鄭國

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

封成。戌。引設。字并本。

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澶淵會。楚

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

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

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出與楚師戰。

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

正於伯州犁。靈王也。伯州犁曰：請問

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

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戍，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

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

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

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戍怒，抽

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

皇頡戍城麋。印堇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

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作

之，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堇

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

若曰：拜君之勤，鄭國

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

如辭。

左傳卷九

五

此董父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

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六月公會

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

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

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趙武不書尊

公也罪武會向戌不書後也後會鄭先宋不

失所也如期於是衛侯會之與會故不書

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其弒

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衛侯

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秋

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晉侯兼

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

祿于天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

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子展相鄭

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

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

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

二詩所趣各不同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

私與叔向語

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

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

為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

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

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

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

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為臣執君將七羊反

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

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

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復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騫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子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已初宋芮司徒生女

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

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

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

視之尤尤甚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惡而婉

長丁丈反

左傳卷十八

左傳卷十八

左傳卷十八

佐貌惡而心順 天子瘞美而很。貌美而心很。反。合左

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惡。烏路反。寺人惠牆伊戾為

天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

宋。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初。楚客過在他年。天子知之。

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

女乎。夫。謂天子也。音扶。女。音汝。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

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

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天子內師。不行。恐內侍

廢闕。遠。千萬。反。好。呼報反。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

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天子反。徵。驗也。欲。口感反。而騁告公。騁。馳也。

也。勅。景反。曰。天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

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

則信有焉。有盟。徵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則母。弃也。

皆曰。固聞之。公囚天子。天子曰。唯佐也。能免

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

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使佐失。期。謹。呼端反。過期。

乃縊而死。佐為天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

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一賜反。亨。普彭。

反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

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

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曰君

之妾奔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

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諛犬子所以無罪而死

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

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

謝不敏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

所以能自安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

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朝如字

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罪出奔

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

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

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

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聲子通使於

晉為國通平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

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

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

往也

杞梓皆木名

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言楚亡臣多在晉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夫謂晉

對曰雖有而用

楚材實多歸生聞之

歸生子名聲

善為國者賞不

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

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甘矣善寧甘

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從之亡也

詩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詩大雅殄盡瘁病也

故夏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逸書也

經不用常法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

于下國封建厥福

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

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

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

民者勸賞而畏刑

樂行賞而憚用刑

恤民不倦賞以

春夏刑以秋冬

順天時

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

膳則飫賜

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

此以知其勸

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

不舉盛饌

此以

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

恤民也二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

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

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

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

在文十四年

晉人寘諸戎

車之殿以為謀主

殿後軍。多練反。

繞角之役晉將

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

聲以夜軍之

鈞同其聲。窳反又通弔反。

楚師必遁晉

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

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

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

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入鄭於

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

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

不是其曲直

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

鄙晉邑。六反。又超六反。

以為

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

在成十八年

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

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

簡擇。蒐閱。

秣馬蓐食師

陳焚次

次舍也。焚舍示必死。陳直觀反。

明日將戰行歸者

而逸楚囚

欲使楚知之

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

諸宋以魚石歸

在元年。降戶江反。

楚失東夷子辛死

之則雍子之為也

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

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

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子靈奔晉晉人

與之邢邢晉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

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

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

駕棘皆楚邑譙國鄩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

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

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

若敖亂在宣四年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

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

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

陳有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為

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欒佐

令楚貪邑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郤

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

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吾乃四萃於其王

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晉人從之楚師大敗

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子反死之

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

志欲報之

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

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

伐鄭許為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

將和和在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不如使

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小人之性豐於勇

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

也若何從之豐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豐勇貪名之人非能為

子展說不禦寇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

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許規反

涉於樂氏

樂氏津名

門于師之梁

鄭城門

縣門發獲

九人焉涉于汜而歸

汜城下

而歸汜音凡

後葬許靈公

卒靈公之志

衛人歸衛姬于晉

乃釋衛侯

衛侯以女說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

失政也

傳言晉之衰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

問何事

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

事矣

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

辭不失舊

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不敬斥尊

齊人城

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

邾之歲

在二十四年

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烏餘

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

襲衛羊角取之

今廩丘縣所治羊角

是遂襲我高魚

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

有大雨自其竇

入

雨故水竇開

介于其庫

入高魚庫

以登其

城克而取之

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

又取邑于宋

於是范宣子卒

宣子范匄

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

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

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

之邑皆討類也

言於比類宜見討

而貪之是無以為

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

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

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

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會者

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

九國大夫。楚先晉軟，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奐，呼亂反。先，悉薦反。又如字。衛殺其大夫甯喜，立術，術今

雖不以弒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衛。

侯之弟鱣出奔晉。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

咎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鱣，市轉反。又音專。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

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冬。

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

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一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

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喪，息浪

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

以其衆出

出受封

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

效致

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

而遂執之盡獲之

皆獲其徒衆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傳言趙文

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

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

季慶封字

叔孫曰

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

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相鼠詩鄙風曰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已言其闇甚為明年慶封來

奔傳稱尺證反鄘音容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

殺之

免餘衛大夫

公曰微甯子不及此

及此反吾

與之言矣

言政由甯氏

事未可知

恐伐之未必勝

祗成惡

名止也

祗適也祗音支

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

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

二公孫衛大夫勿與音預

使攻

甯氏弗克皆死

無地及臣皆死

公曰臣也無罪父子

死余矣

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

夏免餘復攻甯氏

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穀不書非卿也

石惡將會

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

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行會于宋為明年石

惡奔傳。衣於子鮮曰。遂我者出。謂孫納我

者死。謂審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

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且縛實使之。使審喜

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及河。又使止

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託於木門。木門。不

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鄉許亮反。木門大夫勸之仕。

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

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吾不

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公喪

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練裳縷細

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

反。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

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

室。明通稱。尺證反。臣弗敢聞。且審子唯多邑。故死。

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

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

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宋向戌

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

兵以為名欲獲息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

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物之害

蟲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

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弗許楚將許之

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

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

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

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

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

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

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

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

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

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戊申叔孫豹

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甲寅晉荀

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丙辰邾

悼公至小國故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

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丁卯宋

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

滕成公至。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

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見賢遍反。庚午。向戌復

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

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

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

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傳也。謁。告也。駟。人。實反。傳。陟。戀。反。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

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

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

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

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

軍。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

曰。楚氛甚惡。懼難。氣。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荀盈。氣。芳云反。

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

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

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衷音忠。又丁仲反。伯州犁曰。合

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

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二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年？為明子木死，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踣，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

矣。食言者不病。

不病者，單斃於死。

非子之患也。

楚食言，當

死。晉不食言，故無患。

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

濟，成也。僭，子

念反。不信也。

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

守病。

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

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

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夫如字，或音扶。

子何懼焉？又不及

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

稱，舉也。吾

庸多矣，非所患也。

晉獨取信，故其功多。

季武子使謂叔

孫以公命曰：「視邾滕。」

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

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敷之。

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

不與盟

私屬二國故與音預

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

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

書其族言違命也

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

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

晉楚爭先

爭先敵血

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

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

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狎更也先晉去聲或如字狎戶甲

反更音庚

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

德只

只辭之氏反

非歸其尸盟也

尸主也子務德

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小國主辨

具辨皮莧反

楚為晉細不亦可乎

欲推使楚主盟

乃先楚

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蓋孔子追正之

壬午宋公兼享

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

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

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

門之外

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

書蒙門宋城門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

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

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

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

副之故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

據反能歌神人歌享也使神享其祭人宜其光

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

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

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重結晉楚之好鄭

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子展伯有子西子

產子大叔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趙孟

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

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仲勅忠反降戶江

反又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抑

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鶉之賁賁鶉

賁賁詩邶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鶉

順倫反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

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第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闕門限使

人趙孟自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趙孟曰寡君在

三傳卷一

三

竹第

武何能焉

推善於其君

子產賦隰桑

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

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

子。其樂如何。盡津忍反

趙孟曰。武請受其

卒章

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

大叔賦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趙

孟曰。吾子之惠也

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

印段賦蟋

蟀

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趙

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能戒懼不荒。所以保

家公孫段賦桑扈

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

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

此桑扈詩。卒章。趙

五報反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

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

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

言誣則鄭伯未有其

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

言必先亡叔向

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也。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昌氏反。又戶氏反。稔而甚反

文子曰。其餘

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

降

謂賦草蟲。曰。我心

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謂賦蟋蟀。曰。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

好樂無荒

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欲宋君稱功加

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

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

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

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

以亡也天生五材

金木水火土也

民竝用之廢一不

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

文德也聖人以興

謂湯武起呂反下同

亂人以廢

謂桀

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

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

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

削賞

左師之書厭於鹽反

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

司城子罕

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

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詩鄭風司直也巴音記

樂喜之謂乎

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

何以恤我我其

收之

逸詩恤憂也收取也

向戌之謂乎

善向戌能知其過

齊崔

杼生成及疆而寡

偏喪曰寡寡特也喪息浪反

娶東郭姜

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

無咎棠公之子

與東

郭偃相崔氏

東郭偃姜之弟。相去聲。

崔成有疾而廢之

有惡疾也。

而立明。成請老于崔

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

居崔邑以終老。

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

也。必在宗主

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

成與彊怒將殺

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

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

告

夫子謂崔杼。

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

癸。慶封屬大夫。封以成彊之。言告癸。癸普結反。

盧蒲癸曰：彼君之

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

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弑。

崔之薄。慶之厚也

崔敗則慶專權。

他日

又告

成彊復告。

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

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

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

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

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

且

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

恐滅家禍。不止其身。

遂見慶封

慶封曰：崔慶一也

言如一家。

是何敢然。請為子討

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

守之

堞。短垣。使其眾居短垣內以守。

弗克。使國人助之。

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東

姜嬖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嬖為崔子御至則

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

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辟婢亦反。又甫亦反。辛巳崔明來奔慶封

當國當國。秉政。楚遠罷如晉泣盟罷。今尹子蕩報荀盈也。罷音

皮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大平君子也。叔向曰遠氏之有

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

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

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

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賃女。鳩反。喪如字。又息浪反。冬楚人召之

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

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

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

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

此年正月建子。得無冰為災而書。夏衛石惡出奔晉寗喜之黨。書名。

惡之。烏路反。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

晉

告將朝楚。居謁反。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之黨。皆目酒荒淫而出。

絕位不為卿。

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晉市志反。

十有一月公如

楚

為宋之盟。故朝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

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

乎

梓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

歲在星紀

而淫於玄枵

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

以有時菑陰不堪陽

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行失次。

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菑音災。洩息列反。蛇乘龍。蛇玄武之星。龍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龍宋鄭之星也。故以龍為宋鄭之星。亢音剛。又苦浪反。

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薊音計。盟釋。

齊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

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

賄以副已心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

言當

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

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

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重丘盟在二十五年重直龍反

衛人

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

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

及不祀故曰禮才用反碯七略反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傳言

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

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

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

不免乎

不免禍

曰其過此也

往日至晉時古禾古卧二反

過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

廷往也同後

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

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

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

通大子班

之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為三十年蔡世妻子班弒其君傳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魯晉屬故

告晉而行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

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

君謂鄭伯還音環今

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駟人實反。子大叔曰：宋之盟

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也。此君之憲令，而小

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

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

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

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

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

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

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

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

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

復震下坤上之頤震下艮上。頤復曰：

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

而無應。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

願而弃其本。不脩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

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

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

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吾乃休吾民矣楚不能復也。

為害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

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

惡之旅。客處也。歲星弃星紀之次。客在玄枵。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帑音奴。惡如字。一鳥路。

反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

為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

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

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刑。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

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也。怠。解小也。

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

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

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齊慶封好田而嗜酒

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則以其為政以付舍者市志反

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

而居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

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反盧蒲癸

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妻七計反慶

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

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

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

宗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斷音短惡音烏

注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

崔氏弒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使執寢戈而先

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先公膳曰雙雞卿大夫之

膳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

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

謀鶩音木鴨也去起呂反藏也洎其器反肉汁也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

公慶封告盧蒲癸以二子盧蒲癸曰譬之如

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析歸父告晏

平仲欲與共謀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

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

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又焉用盟告北郭子

車子車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

能也佐子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曰禍將

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積慶封時有此木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

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曰或

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魯冬十月慶

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

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

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泣乃使歸慶

嗣聞之嗣慶封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

慶封禍作必於嘗嘗秋歸猶可及也子家弗

聽亦無悛志悛改寤也子息曰亡矣幸而

獲在吳越子息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

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我。在羊反。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

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慶舍。姜曰。

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復。皮。

通反。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

泣事。臨祭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

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為尸。為祭尸。慶隼為上獻。

上獻。先獻者。○隼。戶結反。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

甲環公宮。廟在宮內。○環。如字。又音患。陳氏。鮑氏之圉人

為優。優。俳。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之也。

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樂

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樂。子雅。高。子尾。陳。陳須無。鮑。鮑國。

子尾抽桷。擊扉三。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為期。○桷。音角。盧

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

猶援廟桷。動於薨。薨。屋棟。○刺。七。亦反。薨。亡耕反。以俎壺投

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麻嬰。公懼。

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為亂。陳須無以

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稅。吐活反。一如字。慶封

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

之入伐內宮

陳鮑在公所故

弗克反陳于嶽

嶽里名陳直

觀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

以鑑

光鑑形也

展莊叔見之

魯大夫

曰車甚澤人必

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

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也汜芳劍反穆子不說使工為

之誦茅鴟

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說音悅

亦不知既而齊

人來讓

讓魯受慶封

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

句餘吳子

夷末也朱方吳邑句古侯反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

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

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

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

○殲子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嫌時

已聞喪當書故發例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

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

在襄二十五年

及慶氏亡

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

反還也

與晏子

邶殿其鄙六十

邶殿齊別都十邑與晏嬰

以邶殿邊鄙六

多薦反亦如字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

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

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

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

也遷移也。惡去聲。夫音扶。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

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使無黜嫚黜猶

也放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

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

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以為忠

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

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

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

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

拱壁崔氏大壁。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

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

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為宋之盟故公

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

枉已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榮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

南至新鄭城西入洧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廷音旺勞力報反

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敬民之主也而

弃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鄭人不討必受

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行潦之蘋藻言賤

寘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

中使服蘭之女而為之敬可弃乎為三十年

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

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

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飢寒之不

恤誰遑其後也遑暇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

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

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鶩公

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

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

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

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廢

反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

徵過也

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徵張陵反

春秋經傳集解襄公五第十八

頃寒之不



